

蕉/窗/夜/话

山寨里回响飞马锣声

秦拓夫

记忆里的童年,总被一种声音牵着走。

那时逢年过节,土家山寨的山岭之间,锣鼓声便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此起彼伏,像是大山在呼喊。村里的成年男人几乎都会“耍锣鼓”——他们操起锣鼓,敲打出或急或缓的节奏,整个寨子便在锣鼓声里活泛起来。如今想来,那大概便是我们土家人最朴素的民间娱乐,也是最本真的文化模样。

前些日子,我去了趟石柱的沙子镇。镇子不大,藏在渝东南的群山褶皱里,一条老街蜿蜒着,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可就在这不起眼的小镇上,我遇见了一件让人心头发热的事:一群土家男女,正让古老的飞马锣“飞”了起来。

飞马锣在我们土家人的手里,已经传了上千年。它不像普通的锣鼓,敲起来声音特别浑响亮,据说当年土家先民在山间行走,伴着锣鼓声,能翻山越岭传得很远。可千年的锣鼓声,传着传着,差点断了。

2024年,几个锣鼓爱好者聚在沙子镇,忽发奇想——能不能让这老玩意儿,换个活法?

他们组建了“土家飞马锣队”,把祖辈传下来的打法重新编排,又加了些舞蹈动作。起初不过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自娱自乐。可没想到,这锣鼓声一响,竟像长了脚似的,从这山走到那山,从镇上走到县里,后来居然飞了起来,飞到了市外,去角逐中国民间文艺的“山花奖”。

我见到谭方战的时候,他正在镇小学的排练室里,手把手地教几个孩子敲锣。他是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沙子土家飞马锣分会的成员。这个土家汉子,说起飞马锣来,眼里有光,身上有劲。我从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始人罗涌那里得知,为了支持这事,谭方战个人捐款一万二千元,还动员亲朋好友捐款。“咱们沙子人,该团结的时候就团结。”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却让我心头一热。

学校的排练室不大,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锣,大的小的,

厚的薄的。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正有模有样地排练。带队的老师说,在县教委的资助下,沙子镇小学已经有了展演队伍,有了专门的排练室和创作室。娃娃们每周都练,比大人还上心。

我问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喜欢打锣吗?”

她点点头,眼睛亮亮的:“喜欢。我爷爷以前也会打,可他已经很久没打了。现在我学会了,过年的时候可以教他。”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传承。

今年“上九”节(农历初九),沙子镇热闹非凡。22支锣鼓队,近300名锣鼓手,齐聚沙子老场,为新春拉开帷幔。我去看了那场面——锣鼓喧天,人山人海。表演队的节奏,仿佛是从大山深处长出来的,时而急促如骤雨,时而舒缓如溪流。锣鼓手们边敲边舞,动作刚劲有力,又不失灵动。围观的乡亲们,里三层外三层,脸上都是笑。

县融媒体中心的人来了,网络大咖也来了。可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自发前来的老人。他们拄着拐杖,站在人群后面,眯着眼睛听。有个老阿婆,听着听着,竟跟着节奏轻轻晃动起身子来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敲过。”她喃喃地说,“那时候,逢年过节,我们寨子里的人都会敲。后来年轻人出去打工,就慢慢没人敲了。没想到,现在又敲起来了。”

她的话,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候,山岭之间的锣鼓声,就是这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的。只是后来,那些声音渐渐远了,淡了,像是被风吹散的炊烟。

而今,在沙子镇,这声音又回来了。

跟着锣鼓声一起回来的,还有那些渐渐被遗忘的东西——乡亲们聚在一起的热乎劲儿,年节该有的喜庆味儿,还有对祖辈传下来的东西的珍视。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比什么都金贵。

县里支持,镇里支持,乡贤们捐款捐物,乡亲们踊跃参与。这场始于几个人的“突发奇想”,如今已成燎原之势。有人把它称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新亮点,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唤醒——唤醒沉睡在山野间的文化基因,唤醒根植于百姓心中的文化自信。

离开沙子镇那天,我特意起个大早,去看他们晨练。

天还蒙蒙亮,雾气缭绕在山间。锣鼓队的队员们已经聚在老场上,开始了一天的练习。领队说,他们要去参加更多的比赛,要去更大的舞台。“要让土家飞马锣,飞出沙子,飞出石柱,飞向全国,飞向世界。”

锣声响起,穿透晨雾,在山谷间回荡。那声音,雄浑,清脆,嘹亮,悠远,真像是要飞起来似的。

我忽然想起一个词——“根脉”。文化这东西,就像树的根脉,埋在地下,看不见摸不着,却滋养着整棵大树。只要根还在,哪怕枝叶凋零,也总有重新繁茂的一天。

土家飞马锣,就是这样一条根脉。它从大山深处生长出来,历经千年而不绝,如今又在新时代的阳光雨露下,抽枝发芽。那些敲锣打鼓的人,那些围观的人,那些为之奔走、为之付出的人,都是这条根脉上的枝叶。

听,土家山寨里的飞马锣声又响起来了!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蕉/窗/夜/话

绵长的面条,绵长的思念

乐汉

“天香面条,天香面条……”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蹬一辆红色三轮车,缓缓停在街边,车头小喇叭播放简洁的四个字:天香面条!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带有东山那边的乡音,清亮悠扬。

好些日子以来,只要是晴天,“天香面条”的声音不时会从窗外传来。这天上午,“天香面条”不约而至。老伴闻声下楼,围着三轮车转了一圈,回来说:嗨,就一张白纸包的,怕不好吃,没买。

第二天,邻居却送来一把面条,说是天香面条,好吃!我接过来看,果真是一张白纸包的,面条白净,从里到外,大方、天成,有一股隐隐的清香。

再识天香面条,是在天香塔那石坊的案板上。

新年伊始的一个星期天,我随一个文学社团应邀去乡下采风,攀了狮子寨,游了天香塔。距天香塔不远的半边街上,有一家面坊,邻居说两口子一年四季做面条,生意好得很。面坊空地上,一长溜木架子,悬挂着待风干的面条,一人多高,宽的似带细的如丝,白茫茫一片,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仿佛从蓝天舒展而下的瀑布。三五女子在“瀑布”前自拍,笑靥如花,乐不可支。

面坊敞亮整洁,一男一女忙着切面、包面。男人右手执一閃亮的长刀,左手五指张开,以大拇指和小指为矩,手一卡,刀一閃,“唰唰”几下,那些躺着的长面条变成了一排排整齐的短面条。女子一手捧起一束面条,掂一掂,过秤,一手拈起一张白纸,顺手一裹,粘一点儿浆糊,一捏一转,一把装着整洁的面条在眼前一亮。

那女子转过身来,对着我们抿嘴一笑,说:“对不起,今天一个人最多只能买三把。隔一会儿万州那边的商家要买八九十个。得罪了哦!”

她的眼睛明亮,声音悠扬,神情真挚,衬得一张脸温润泛红。她身上的围裙像她的脸一样白净,围裙左上角依稀可见“天香”二字。

在一众网友对这家面坊的赞叹声中,我竟想起我家生产队那个面坊来。

早年,农村乡下好些生产队开办了面坊,面条可以用新鲜小麦置换。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母亲给我一升小麦让我去换面条。生产队的面坊在长满杂草的地坝边低矮的瓦房里。房梁上悬着长长短短的蜘蛛网,灰白的蛛网上悬着灰白的小球儿,掉下来,混在面条里。一张用旧门板做的案板上堆码着面条。一位老爷爷叼着叶子烟,一边切面一边抱怨人太多了,累得腰都没伸过。老爷爷时而咳嗽,时而擤鼻涕。鼻子口水随意在不辨颜色的围腰上一抹,操起一

束面条,扯一截旧报纸,粘一点口水,用一根稻草一缩,顺手丢在了一边。我换了面条拿回去对母亲说,那上面有口水。“不干不净,吃了不生毛病。”母亲一脸喜色,说这珍贵的面条要留着,等我过生日那天吃。

是的,几十年前,面条是如此珍贵。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大巴山腹地的一座小县城上班。那年月那地方,一年四季以包谷、洋芋、红苕为主食,定时限量,仰赖粮票供应。住地土城粮站给机关职工每人每月供应一斤面条。买这一斤面条用全国粮票、四川省粮票都不行,全凭本县印制的面相粗陋的粮票,同时必须出示一枚麻将牌大的纸片方能把面条捧在手上。那纸片加盖了粮站站长的私章,私章穿了细铁丝挂在大名“金X远”的站长的裤腰带上。尽管那一斤面条里掺了多半包谷粉,但大家依然把它奉为“金宝”。

而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是在高山窝棚里吃的发霉面条。

大巴山森林莽莽苍苍。一次,我们公社护林防火检查组日落时分才转到一个孤零零的窝棚里歇息,饥肠辘辘,气竭力尽。一个组员意外发现守林人藏着一把面条。喜从天降,引来一阵欢叫。有的从外面水坑里舀水,有的清洗生锈铁锅,有的用枯树叶生火,水还未烧开,就把面条往锅里丢。那是一把被雨水浸湿了的面条,像半截枯头,两头露出灰黑的霉斑。还没煮熟,五六个人七手八脚折树枝为筷,找土碗、茶盅、瓜瓢装了,呼噜噜几口就把那面糊糊和水倒进了肚子里。次第打嗝,次第哈气,哈的气酸馊,弥漫窝棚,却心满意足。大家离开时,把身上的粮票、零钱都掏出来,装进一个土碗里,扣在小木凳上,盖上了一层枯树叶。

时过境迁,窝棚里空前绝后的美味发霉面条至今尚未消化。那天下午一从乡下回来,我就给老伴说,今晚上一起吃买回的天香面条。月亮东升,明亮得很。我家灶台上摆放了两只海碗,放了葱蒜。铁锅里沸水欢腾,老伴从买回的三把天香面条中选了一把,抽了两束放进锅里煮,再放鲜嫩的豌豆尖,捞起,入碗。吃一口面条,软糯而不粘牙,有劲道;吃几片豌豆尖,脆生生带点甜。面香菜香,天香成阵。忽然间,老伴“哎呀”一声:忘了放味精。我边吃边答:不放鸡精一样好吃!

晚上睡觉时,我辗转反侧,恍然如梦在高山窝棚里。

第二天,“天香面条,天香面条……”窗外传来的分明是天香塔面坊女子的声音啊,清亮悠扬。老伴说去,又买三把。我拖鞋都没换,就迎着那声召唤奔去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诗/绪/纷/飞

谁用丝线拴住黄庄的春天

(组诗)

刘辉

黄庄的春天

这里,有一种时令,很挤
从花香,一直排进鸟语

有人把春,藏在地理
一锄掀开,听见种子在说话

有人将天,沉入水底
让鱼儿与小乌一同飞翔

谁用一根风筝的丝线
拴住了黄庄的春天

金的菜花

春天赶路的时候,阳光
抽出金线,在绿毯上绣花

早行的蜜蜂,翅膀一振
黄金叮当作响,碎成一地

男的女的,一茬一茬赶来
去黄庄,捡拾金子

捉蝴蝶

春天很忙
抢春的孩子,也忙
蝴蝶抱着预定的花期
站在春姑娘的发梢

小朋友,举起
竹网兜捉蝴蝶

蝴蝶飞入油菜花田
小伙伴一急,却网住了
整片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

古绝五首·春日诗情

姚代云

春风

春风一夜残雪尽,
轻拂尘世溢痴情。
忽闻水暖漾清波,
偶见庭院竹摇新。

春晓

万物苏萌又春晓,
东君布色耀浅草。
旧燕振羽觅故垒,
早莺啼林鸣树梢。

春耕

春来最是惜寸阴,

鞭响犁耕土浪深。
催时赶月事农桑,
布谷声里汗透襟。

春雨

好雨知时诗意浓,
润物无声滋田塍。
阡陌几时添秀色,
烟雾氤氲隐蓑翁。

春望

一粟春种期岁望,
千畴新芽孕暖阳。
祈愿大稔伴金秋,
天佑苍生谷盈仓。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